

許家維〈回莫村〉



蔡潔莘〈遇見彩虹I〉、〈遇見彩虹II〉(由左至右)



林煒翔〈遊蹤(二十)〉、〈遊蹤(二十一)〉、〈遊蹤(二十二)〉
油彩、畫布 140×140cm×3pcs 2013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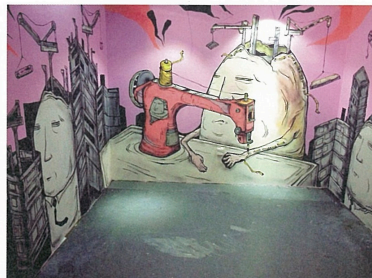
展覽現場。



陳依純〈林水源傳奇二〉



林文藻〈繪畫系列〉



candy bird〈蘿蔔人塗鴉系列〉作品



右/張立人〈模型社區〉
左/盧之筠〈無垠之島〉

人、自然與科技間的循環關係 「蘋果核」當代藝術聯展

文 | 羅曉盈 圖 | 尊彩藝術中心

「根要扎在土壤裡，和風一起生存，和種子一起過冬，和鳥兒一起歌頌春天，只要離開了土地，就無法生存。」只要談及科技與自然間的關係，就會令我馬上聯想到宮崎駿著名動畫片《天空之城》中的這段話，它述說著科技不論如何進步，只要脫離自然世界運行的法則，便無法堅實穩固的存在。電影中的最後一幕，以飛行石作為懸浮動力的空中城市拉普達不斷向上飄移，即便整座城市中所有高科技的機械、設備被破壞殆盡，然大地、綠樹、甚至動物們依舊欣欣向榮，恍若述說著科技的極致終將帶給人類的是自然的反撲，帶給觀眾沉重的反思。

《天空之城》的意象之所以這麼深刻的烙印在人們的腦海，其實象徵著我們慣常看待自然與科技的思考模式。事實上，探討這兩者關係的議題並不新穎，甚至在某方面來說，

已經掉入了既定的論述窠臼，以一種「自然的道德權威」(moral authority of nature)的論調定義兩者的關係。亦即，只要是「自然」，就是正確的，而所有與之相對的如科技、文明、技術，都是巨大的怪獸、萬惡的淵藪。由是，某種烏托邦式的、意欲剷除所有科技的返璞的概念，便無所不在、反覆出現在現今探究這兩者關係的論點之中。

然而，此次於尊彩藝術中心展出的「蘋果核」，卻意圖翻轉我們慣常對自然與科技彼此不對等關係的想像，讓觀眾重新去思考過去所理解的自然與科技的定義。策展人羅禾淋以「蘋果」為命題探討科技與自然，本質上在這個時代的脈絡下便具有某種雙關的語境意義，它被賦予三個層面的意義：第一層是神話的意義，象徵著伊甸園中智慧的果實，而第二層的意義，則是「apple」一詞，在現今無異

已經是某一個科技大廠的代稱，於是從第一層到第二層的關係，無形中連結了「智慧果實的結晶」的有趣的概念。而最後一層意義即是，當我們把蘋果(智慧)無節制的運用到極端時，最後剩下的「果核」卻是有毒的(以自然界的水果來看，蘋果核中的氫氰酸就長期食用來說會對人類造成不好的影響。)科技的可怕足以讓它最終吞噬自己，然而，果核內包裹著的畢竟是生命的種子，因此，「蘋果核」的論點並非只是一種走向滅亡的隱喻，更確切來說，他所論述的是一個循環的概念，是人—自然—科技三者的循環關係。羅禾淋說，過去自己曾經是個科技迷，然而311事件的發生令他開始真正思考科技之於人之間的關係。就現實的層面看來，要現今的人們去抵抗科技，甚至將科技從生活中脫離已是不可能的任務，然如何從中尋找到兩者間某種共存的模式，則是現下社會中能夠努力的目標，也是此展覽意欲談論的議題。

在這樣的架構下，展覽分為兩個部分作討論：「科技唯心」與「自然唯物」，兩個命題的方式恰翻轉了我們過去所理解的概念。「科技唯心」以一種「非科技」的姿態談論科技。如candy bird畫面中辨識度極高的「蘿蔔人」，外型上看來就像一個自然物體的突變，他將蘿蔔人置放在

各個工業的場景中，一件蘿蔔人將自己縫在裁縫機上的畫作，象徵著對快速變遷世代的焦慮。林文藻的〈繪畫系列〉則將生活中習以為常接觸的資訊載體，透過規整的方式重新繪製，畫面上那些極簡的線條，對觀者而言相對卻變得陌生。張立人的〈模型社區〉，則拍攝一個模型假人，看似不真實卻是真正發生的畫面，喚醒我們對視覺媒體真實性的省思。而許家維的錄像作品〈回莫村〉，以一個老兵回憶自身的作戰經驗，讓孤兒經由想像的方式去思考戰爭科技的毀滅性。

「自然唯物」中，則展示以理性、科學的自然樣態，藉由較具結構性的創作方式，重新審視、理解我們所熟知的自然。陳依純的錄像作品「林水源傳奇系列」，以自身的兒時記憶出發，用動畫梳理口述的傳奇故事，從家庭、血緣到日據文化為核心，回歸自然神靈的觀察。盧之筠的〈無垠之島〉與〈我們生存在那斷面之上〉則運用的廢棄建材、現成物，雕塑成一個動物的形體。總的來說，「蘋果核」探究的自然與科技間的議題，意圖在自然中尋找理性的秩序、在科技中尋找感性的能量，最終歸納出介於兩者間一個平衡的支點。